

# “黑针”疑云

黑龙江女婴

## 56 天女婴两度体内现“黑针”

北京时间 8 月 19 日晚,一名出生不足两个月的女婴被家人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抢救。医生发现,女婴体内被插入 3 根缝衣针,其中一根针从腹部插入的缝衣针穿透了肝脏左叶,病情危重。

哈尔滨《生活报》报道,这名女婴小名叫国国,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赵光镇。小国国体内出现缝衣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两周前的 8 月 5 日,1 个多月大的国国不停啼哭,而且咳嗽、吐沫,父母把她送到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国国的胸腔内竟然有一根缝衣针。当晚,医院从小国国左侧肋间取出了这根 5 厘米长的针。

小国国的家人表示,不知道孩子是在什么时候被扎、怎么被

扎的。小国国脱离危险后,家人也没再追究。岂料才过半个月,小国国第二次被送进医院,并在腋下、肝脏、腹部发现 3 根缝衣针,钢针已经扎穿了肝和肾。

8 月 21 日,刚满 56 天的小国国由于病情较重,生命体征微弱,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

23 日,小国国被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手术,体内 3 根长达 4.5 厘米的缝衣针被成功取出。

小国国身上留下 3 处术后刀口,最长一处长达 6 厘米。

该院小儿外科主任许芝林介绍,小国国遭到如此折磨令人十分心痛,但国国的顽强也让人动容。国国手术之后恢复得很好,可以出院回家,而且无需复查,后遗症问题基本不会存在。



▲扎针嫌犯、小国国的父亲殷志贺。李明阳的姐姐称其实际年龄为 22 岁,但户口上的年龄还未成年,因此结婚办了酒却一直没领证,小国国的户口还没有着落。 哈尔滨《生活报》

## 嫌犯自首 竟是孩子亲爹

是谁将 4 根缝衣针残忍地扎入国国体内?

动机:以为孩子非亲生

综合《黑龙江日报》、《大连晚报》报道,得知国国的异常情况,医院保卫科在 21 日下午报案,警方随即介入调查,将小国国的母亲李明阳和父亲殷志贺带走询问。8 月 25 日晚,殷志贺向警方自首,承认两次扎针都是他所为。

殷志贺为何下此毒手?小国国一位家人透露,殷志贺扎女儿是因为迷信“在女孩身上扎针下胎生男孩”,而且他们曾给孩子算卦,卦象显示孩子和父亲相克,两人只能活一个。

殷志贺自首后表示,他曾与妻子到哈尔滨市一家私立男科医院治疗,当时医生说他没有生育能力了。因此,他怀疑小国国并非自己亲生,遂产生歹意。

殷志贺的妻子表示:“我们俩一起到哈尔滨来看的病,花了 1 万多元(人民币,下同)。当时大夫确实说过他精子存活率低,但也没说他不能生育啊!我俩天天在一起,他这不是往我身上泼脏水吗!”

过程:满月宴扎第一针

知道殷志贺在 8 月 4 日第一次向小国国下手后,原本情绪平静的李明阳突然爆发:“那天孩子正满月,亲朋好友都高兴地来给孩子庆满月,他怎么下得去手!”

原来 8 月 4 日满月宴当晚,小国国整整哭了一宿,第二天家人带着孩子赶往绥化就诊,发现体内有针后立即赶往哈尔滨市。8 月 5 日晚,小国国动手术取针。

8 月 11 日,小国国出院。李

明阳回忆,当晚他们住在绥化医院附近的招待所。傍晚时,殷志贺外出给她和姐姐买回面条。后来,他称去亲属家拿衣服,却空手而回,说衣服丢了。

警方证实,殷志贺就是在那天又购买了一盒钢针,回到赵光农场的家后,8 月 16 日晚,将 1 根钢针刺入女儿体内,女儿的哭声把妈妈惊醒,不明就里的李明阳起身哄孩子入睡。8 月 17 日晚,殷志贺又将 2 根钢针刺入女儿体内。殷志贺交代,他是分几次将针扎进孩子体内的,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孩子。

结果:DNA 证亲生 扎针父亲自首

经 DNA 检测,小国国确实是殷志贺的亲生子女。警方办案人员表示,殷志贺得知 DNA 检验结果,知道自己险些杀死亲生女儿,对此非常地懊悔。

真相大白之前,李明阳一直不相信是丈夫下的黑手,还打算和孩子的爷爷奶奶回老家赵光,一起抚养小国国。李明阳的母亲为此还在病房内掌掴女儿,让她清醒,母女俩一度闹僵。

殷志贺自首后,李明阳改变了想法:“人嘴是扎不住的,我妈说得对,不能带孩子回赵光了,孩子长大了吐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孩子爸再伤害她咋办?”李明阳打算独自抚养小国国,让孩子远离是非。

9 月 2 日下午,小国国和家人乘车返回北安。起身前,国国的姥姥介绍,当天他们将到殷家取走女儿李明阳和国国的生活用品,然后一起回老家黑河。李明阳表示,女儿恢复得这么好,她也放心多了。下一步,她先考虑照顾好女儿,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热门美剧《豪斯医生》中有一集提到,一名中国女性患者突发不适,入院检查后,竟然在患者头部发现了缝衣针,这是她的亲生父母在几十年前她刚出生时扎进去的。

8 月 23 日,黑龙江也出现了类似的病例,患者是一名出生仅 56 天的女婴,小名国国。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小国国两度被发现体内有缝衣针,被送到医院抢救。

而就在不久之前,江苏也曾出现类似事件,一名 11 个月大的女婴被发现体内藏有 4 根缝衣针。此案迟迟未破,舆论将矛头指向了女婴家人。

◀小国国被推进手术室。

中新社

江苏女婴

## 不到 1 岁女婴 体内埋 4 针

在小国国之前,江苏省淮安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被扎针的是 11 个月大的女婴萌萌(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网报道,5 月中旬,萌萌一直哭闹,家人在她屁股上发现了一根缝衣针,一半扎在肉里,一半露在外面。

萌萌的父亲郑金良带孩子去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将针拔了出来。“我们以为是孩子不小心扎上的。”郑金良妻子说,当时家人并未注意。然而,7 月 22 日,她给萌萌洗澡时,又在女儿屁股上看到了针。

“几乎同样的位置,”郑金良妻子害怕了,她开始否定“女儿不小心”的想法。她和丈夫再次带孩子来到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拔出针的同时拍了 X 光片。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萌萌体内还有 4 根针状金属物,在皮肤下面扎得很深。

年逾 70、从医 30 多年的小儿外科医生陈宗义说,类似手术他做过,但从没见过一个婴儿体内有 4 根针的情况,并且 4 根针扎入的角度和深度各异,通过他多年临床经验,他断定针是人为扎入,“是有人想害这个孩子”。

## 不愿报警 患儿家属反应平静

7 月 29 日入院这天,妇幼保健院的小儿科副主任陈卫兵劝说家人报警,但遭到了拒绝。

陈卫兵说,通过绣花针运动轨迹及周围软组织的感染程度判断,这些针在婴儿体内至少一个月了,当他把自己观点告诉萌萌的爷爷时,对方却出奇的平静,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愤怒。

陈宗义在一旁向家属建议,赶紧报警吧,这事儿不是意外。但他看到,家属没有回应。

郑金良堂妹郑婷说,医院原

定 8 月 2 日下午 2 时给孩子做手术,但到了当天下午 3 时,医生突然告知,手术难度很大,有可能取不出来。

这时,萌萌的家人终于显露出愤怒情绪,七八个人冲到院医务科,情绪激动,要讨个说法。“陈宗义说过这个手术可以做,针可以取出来,你们现在又说取不出来!”

这次纠纷后,院方选择了报警,将女婴体内有针的情况跟警方作了详细介绍。

## 扎针隐秘 疑是家人作为

手术最后改到 8 月 5 日上午,儿科多位主任专家与放射科共同配合为患儿进行手术。

参与的医生说,手术过程非常凶险,4 根针分别位于孩子的双腰和臀部,而且在体内处于游走状态,稍有疏忽,针尖就有可能刺伤内脏器官。

最后,4 根针都被成功取出,其中 1 根已经断成两截。最长的针约有 2 厘米,最短的有 1.5 厘米,所有针有一个共同之处:没有针鼻。医院把这次成功的手术当

做宣传事迹报道了出去,结果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在百度贴吧的“淮安吧”里,名为“给女婴体内扎入绣花针的事情谁知道?”的帖子一直处于置顶状态。网民抛出了一连串的质疑:为什么 22 日拍片,29 日才到医院做手术?为什么家属躲躲闪闪不报警?为什么父母很平静不愤怒?由于案件迟迟未侦破,“家暴”、“重男轻女”、“家庭矛盾”等流言见诸于网络,矛头直指萌萌的家人。

## 否认传言 低调是为保护孩子

郑金良的老家位于袁集乡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介绍,郑家平时为人很好,是普通的农民家庭。

郑春说,萌萌体内查出有绣花针后,他们一直在筹钱准备去南京或者北京。他们只想把孩子体内的针取出来,平安无事就好。

“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线索,报警有什么用?”郑春说,家里孩子多,有时候饭点客人多,他们会把孩子放在婴儿车内,让她自己玩。郑春认为,这给了凶手机会。

郑金良不想让别人知道萌萌的事情。“如果孩子懂事了,别人告诉她有人把针扎到她体内,这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阴影。”

他对网上的传言更是愤怒。“我 2011 年底才结婚,说我有 3 个孩子?还说我们重男轻女,想害死她;如果有人为了点小利益再乱写,我把他手剁下来。”

住院期间,郑金良总是把门关紧,和妻子一直陪伴着女儿。堂妹郑婷称,在手术的前两天,郑金良都没有睡觉,哭了几次。

### 声音

#### 被扎针的孩子,拿什么保护你?

网民痛斥小国国的父亲“丧心病狂”、“愚昧”、“令人发指”。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表示:“它不只是私人领域事件,而更是一个公共问题。”

卜卫认为,反女童家庭暴力“不只是一个法的问题”,应该从制度上遏制严重的家庭暴力。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称,判决该极端案例可能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女婴父亲涉嫌违反第 41 条“禁止虐待未成年人”条款。

方刚称,目前中国还没有《反家庭暴力法》,相关立法依然空白,导致家庭暴力普遍难以发现,学校、家庭、社区也极度缺乏对家庭暴力的重视。

方刚认为,目前急需鼓励、倡导社区及学校关注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幼童的家庭暴力。他介绍,在印度,倡导口号叫做“摁一下门铃”。印度政府制作了很多公益短片,内容是听到谁家打架、哭喊的可疑声音,人们就上前摁一下那家的门铃。“可能轻轻一按,你就干预了一次家庭暴力的上演。而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观念普及。” 北京《中国青年报》